南史

一三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李　延壽

劉瓛 弟璡 縠　族子顯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肩吾　於陵　劉虯 子之遴 虯從弟坦　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寗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曽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

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
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幷致賻
助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
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
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

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為
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
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
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
陵王曄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
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

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
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
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
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
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
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
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
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
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
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

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
竝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
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
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
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
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㿀杖不能起
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
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

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

執鶩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
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
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
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
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
事輙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
雖䙾闇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顥字嗣芳瓛族子也父聡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
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貴盛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

許年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
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
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
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頲齊武以
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
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
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
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

試數事不可至十顥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顥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顥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顥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顥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顥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

迯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竝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眞長舊塋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㝅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

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天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

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敦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求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

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衍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

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

理吏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公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

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樊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

辝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贈以鹿角書
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幷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
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
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曾失
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
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
以為仁化所感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

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
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
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
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
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
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
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
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
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愼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鎭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

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

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波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暉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脁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

子建一共商搉辨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

孫也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虯等各脩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虯荅曰虯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

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户之内又有
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虯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虯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
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
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虯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
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
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
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
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
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

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年 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 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

行事之游意不願出因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志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游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鄴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

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
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
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載班彪事
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
次而古本相合爲次揔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
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
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
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
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

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国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辝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立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

矣昔在弱年夊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
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溫
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
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之遣就虬換穀百斛
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顙與其米虬
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
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
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關化爲支道林
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
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賵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
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
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
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
梁妙士以旌之之遴第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少
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大學博士仍
代兄之遴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
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

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逆出本州北界揔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録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為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辞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

僕射出入令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
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
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荆州依于王琳琳平
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遴位荆州中從事
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
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
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
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
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昔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

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飭以儒行持身之

節異夫茍得患失者焉廋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
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
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賢
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佑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
亦宜哉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列傳第四十一

李　延壽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勔 勃 弟昌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慥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正義 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 正立弟正表 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

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禄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爲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謇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

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

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脩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静抄盜絶迹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

事月加禄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為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至于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慍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
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臥中路
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
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
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奔波屆于江
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
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
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除淮南
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
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

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鮹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板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豪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鎭乃表

臺於高凉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勱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止買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勱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勱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勔勔字文祗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勔弟勃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

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荆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魏尅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見景再為兖州德惠

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寧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祆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眞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爲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

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
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
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爲晉陵太守下車勵
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姧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
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
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
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衛
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爲東昏所害敷暢齊

建武中卒武帝踐祚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悦說懿與晉陽之

甲誅君側之罪懿不荅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

見誅夷懿旣勲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

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旣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
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
之薨謚曰章子眘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
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
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
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
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
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

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歛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内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内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輙棄本歷雍兖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輙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

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
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
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
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
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
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
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
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

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遊内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衍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爲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

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求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塡門景休怒不為之償

既而朗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恱乃悉為還之為建康正
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
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内及碑匠
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羣至
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
北侵使南康王會理揔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
理巳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
進取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
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〻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

況孤城自殄愼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與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

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

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
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為
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
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太傅建安王
報齊云僧辯陰謀簒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求為蕃國
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
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
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

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

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

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
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
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
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
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
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
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

還蕃尋爲張纘所搆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犄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内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

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爭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

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吴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

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鄉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蒲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爲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爲太尉其年

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内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

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幷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

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内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擕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

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
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
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
業嘗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
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邪忽作此雖
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
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
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屨閤帥
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
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閒帝

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扆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衞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

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亂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

正是復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

正則為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為其父墳奏繫東冶死於
徙邏坐與求陽王妃王氏亂誅二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
滛虐不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
王北侵正德輙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
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
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
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
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
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為妾媵我
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讟逾甚遂匹馬奔亡志

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

米粟宅內五十間室竝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王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王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

掾左衞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
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
人相佷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
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内王
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
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
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範以兵入
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
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王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

主被燒死撿取婍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憚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

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士建安縣
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楊尹甍謚曰敏子賁嗣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
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
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
侯氏賁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
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
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正信字公理
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

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揺擡位給事中卒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李　延壽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

亦無子有毋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爲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爲尚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户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爲江州

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悦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

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甍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甍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甍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鶺鴒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廚人進

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
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意聚
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怠政宜
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六
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
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
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
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

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會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蕭穎冑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

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
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
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
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
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
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
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
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
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
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

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睹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殺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元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

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
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
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綏服徇賊
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
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
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
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
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
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
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

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𨾏酒未嘗妄進恭每從
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
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
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
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
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
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
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

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與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巳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旣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
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
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
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
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
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
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
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
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

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

在荆州嘗從容問賔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顗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恱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道剋復華陽增封尋

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謌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莫怱怱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楊尹威震都下簡文

乃選精兵以衛宮内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
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
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
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
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
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
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
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
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悦行至宿預貞
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揔督漢

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

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第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

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第諮字世恭位衞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衞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踈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第脩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

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衞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衞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衞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衞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逴實有其勢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脩識量宏達自衞尉出鎭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

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喈脩深自分釋求遣質子弁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詔以當世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臥牀而臥脩曰此其戎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

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求爲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閤

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𦵏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戸凋弊脩勸穡務分未朞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聞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遥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徧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

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爲西中郎
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爲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
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
訓子璝等兵逼荆州蕭穎冑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
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璝等皆降是冬
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荆州刺史天監元
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
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
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閤四年荆州

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
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
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
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
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
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
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
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
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櫬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憺七年

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巧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稾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

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閤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

洗馬詔以慘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
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
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
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
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
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
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
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
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
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

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

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轂木屐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

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疋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

李　延壽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績又荆州使至云蕭穎冑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

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皁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斷縣以

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

宫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宫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

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
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
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
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
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
比之亦然書䟽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䟽
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
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
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
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

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

有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
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
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
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
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
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
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
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
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

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

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
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
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
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
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
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

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

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甍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户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巽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喈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詧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甍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

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
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
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
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臨丹楊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
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邈
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
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
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

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旣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旣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

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
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
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
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
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
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
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
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
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

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槨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

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宫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

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又每靖室閉户藉地被髮席槀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致罄之常於内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躓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皁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

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撮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

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
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
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遂
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
出居都下所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頗
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
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夤在魏綜
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夤謂為叔父襄
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遣話錢
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含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擒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呌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

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綜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暅並爲魏軍所禽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楊王梁話苗寵並爲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夤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

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

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

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謐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籖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

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
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
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
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
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
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
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
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
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
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

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因於省閤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遥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内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乂理慷慨慕立

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
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
文甚美及侯景內寇乂理聚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
及城陷乂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乙師行二日會景
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
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
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
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
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為景所
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絶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

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屧為之
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
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驍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
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録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
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
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
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
非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内庫閲珍物見金鋌
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
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眞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隷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䱇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

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
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
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
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衫內人
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
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
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
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
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敕遣
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

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毋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

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
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
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
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
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
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僞
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爲糧盡還京口俊爲託邏所獲非
軍敗也賊以刀背敺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
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

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
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
未窺江外者政爲蕃屛盤固宗鎭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
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
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涉
門法馨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

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濡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雰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大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

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瑴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没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内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𦕅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

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
封爲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
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
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
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
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
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
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
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
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

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刀眄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出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鵝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

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
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
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寛和喜怒不形於
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
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
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
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
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

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

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怦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怦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

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䇗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鎻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鎻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絶

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荅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劒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旣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

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圍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崏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

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衆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天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

法和馳啓上密救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
簡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
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
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
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
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
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
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
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

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

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勳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輙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

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祅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祅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

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勵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